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十二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犧 觀音現像伏妖王

色卽空兮自古空言是色如然人能悟徹色空禪何用
丹砂炮煉德行全修休懈工夫苦用熬煎有時行滿去
朝天永注仙顏不變

話說那賈太歲緊關了前後門戶搜尋行者直嚷到黃昏
時分不見踪跡坐在那剥皮亭上點聚羣妖發號施令都
教各門上提鈴喝號擊鼓敲梆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支
更坐夜原來孫大聖變做箇痴蒼蠅釘在門傍見前面防
備甚緊他卽抖開翅飛入後宮門首看處見金聖娘娘伏

在御案上清清滴淚隱隱聲悲行者飛進門去輕輕的落在他那烏雲散髻之上聽他哭的甚麼少頃間那娘娘忽然失聲道主公呵我和你

前生燒了斷頭香今世遭逢潑怪王折鳳三年何日會分鵠兩處致悲傷差來長老才通信驚散佳姻一命亡只爲金鈴難解識相思又比舊時狂

行者聞言卽移身到他耳根後悄悄的叫道聖宮娘娘你休恐懼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未曾傷命只因自家性急近粧臺偷了金鈴你與妖王吃酒之時我却脫身出了前亭忍不住打開看看不期扯動塞口的綿花那

鈴响一聲，迸出烟火，我就慌了手脚，把金鈴丢了，現出原身，使鐵棒苦戰不出，恐遭毒手，故變作一箇蒼蠅兒，釘在門樞上，躲到如今。那妖王愈加嚴緊，不肯開門。你可再以夫妻之禮哄他進來安寢，我好脫身行事，別作區處救你。也娘娘一聞此言，戰兢兢，髮似神揪，虛怯怯，心如杵築，淚汪汪的道：「你如今是人？是鬼？行者道：『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如今變作箇蒼蠅兒，在此你休怕，快去請那妖王也。』娘娘不信，淚滴滴，悄語低聲道：『你莫魘寐我。』行者道：『我豈敢魘寐你？你若不信，張開手，等我跳下來，你看。』那娘娘真箇把左手開張，行者輕輕飛下，落在他玉掌之間，好便似

苗苔蘚頭釘黑豆牡丹花上歇遊蜂繡毬心裡葡萄落

和尙却在娘弟手裡

百合枝邊黑點濃

金聖宮高擎玉掌叫聲神僧行者嚶嚶的應道我是神僧
變的那娘娘方才信了悄悄的道我去請那妖王來時你
却怎生行事行者道古人云斷送一生惟有酒又云破除
萬事無過酒酒之爲用多端你只以飲酒爲上你將那貼
身的侍婢喚一個進來指與我看我就變作他的模樣在
傍邊伏侍却好下手那娘娘真箇依言卽叫春嬌何在那
屏風後轉出一個玉面狐狸來跪下道娘娘喚春嬌有何
使令娘娘道你去叫他們來點紗燈焚麝扶我上前庭

請大王安寢也。那春嬌卽轉前面叫了七八聲，那大王打著兩對燈籠，一對提爐，擺列左右。娘娘欠身又手，那大聖早已飛去。好行者展開翅，徑飛到那玉面狐狸頭上，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箇瞌睡蟲，輕輕的放在他臉上。原來瞌睡蟲到了人臉上，往鼻孔裡爬進孔中，卽睡了。那春嬌果然漸覺困倦，立不住脚，搖搖打盹，卽忙尋著原睡處，倒頭只管呼呼的睡去。行者挑下來，播身一變，變做那春嬌一般模樣，轉屏風與衆同立不題。却說那金聖宮娘娘往前正走，有小妖看見，卽報賽太歲道：「大王娘娘來了。」那妖王急出剥皮亭外迎迓。娘娘道：

王令朝火既息，城已無踪，深夜之際，特請大王安置。那怪滿心歡喜道：「娘娘珍重，却才那賊乃是孫悟空，他敗了我先鋒，打殺我小校，變化進來，哄了我們，我們這般搜尋，他却渺無踪跡，故此心上不安。」娘娘道：「那斯想是走脫了。」大王放心勿處，且自安寢去也。妖精見娘娘侍立敬請，不敢堅辭，只得分付翠妖：「各要小心火燭，謹防盜賊。」遂與娘娘徑往後宮，行者假變春嬌，從兩班侍婢引入，娘娘叫安排酒來，與大王解勞。妖王笑道：「正是，快將酒來。我與娘娘壓驚，假春嬌卽同衆怪鋪排了果品，整頓些腥肉，調開卓椅，那娘娘擎杯送至妖王，也以一杯奉上。二人穿換了酒、

假春嬌在傍執着酒壺道大王與娘娘今夜才通交杯
盞請各飲乾穿箇雙喜杯兒真箇又各斟上又飲乾了假
春嬌又道大王娘娘喜會眾侍婢會唱的供唱善舞的起
舞來耶說未畢只聽得一派歌聲齊調音律唱的唱舞的
舞他兩個又飲了許多娘娘叫住了歌舞衆侍婢分班出
屏風外擺列惟有假春嬌執壺上下奉酒娘娘與那妖王
專說得是夫妻之話你看那娘娘一片雲情雨意哄得那
妖王骨軟筋麻只是沒福不得沾身可憐真是貓咬尿胞
空欢喜敘了一會笑了一會娘娘問道大王寶貝不曾傷
損麼妖王道這寶貝乃先天搏鑄之物如何得損只是被

那賊扯開塞口之綿燒了豹皮包袱也。娘娘說怎生收拾。妖王道不用收拾我帶在腰間哩。假春嬌聞得此言卽拔下毫毛一把嚼得粉碎輕輕挨近妖王將那毫毛放在他身上吹了三口仙氣暗暗的叫變那些毫毛卽變做三樣惡物乃虱子虼蚤臭蟲攻入妖王身內挨着皮膚亂咬。那妖王燥癢難禁伸手入懷揣摸搽痒用指頭捏出幾箇虱子來拿近燈前觀看娘娘見了含忖道大王想是覩衣襟了久不會漿洗故生此物耳。妖王慚愧道我從來不生此物可可的今宵出醜。娘娘笑道大王何爲出醜。常言道皇帝身上也有三箇御虱哩且脫下衣服來等我替你捉捉。

妖王真箇解帶脫衣假春嬌在傍着意觀看那妖王身上衣服層層皆有虼蚤跳行件皆排大臭蟲子每虱密密濃濃就如螻蟻出窩中不覺的揭到第三層見肉之處那金鈴上紛紛垓垓的也不勝其數假春嬌道大王拿鈴子來等我也與你捉捉虱子那妖王一則羞二則慌却也不認得真假將三箇鈴兒遞與假春嬌假春嬌接在手中理弄多時見那妖王低着頭抖這衣服他卽將金鈴藏了拔下一根毫毛變作三箇鈴兒一般無二拿向燈前翻檢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將那虱子臭蟲虼蚤收了上把假金鈴兒遞與那怪那怪接在手中一發腰

、臘無措、那裏認得甚麼真假、雙手托着那鈴兒、遞與娘娘、道今番你却收好了、却要仔細仔細不要像前一番那娘娘接過來、輕輕的揭開衣箱把那假鈴收了、用黃金鎖鎖了、却又與妖王飲了幾杯酒、教侍婢淨拂牙床、展開錦被、我與大王同寢、那妖王喏喏連聲道沒福沒福不敢奉陪、我還帶個宮女往西宮裡睡去、娘娘請自安置、遂此各歸寢處、不題、却說假春嬌得了手、將他寶貝帶在腰間、現了本相、把身子抖一抖、收了那瞌睡蟲兒、徑往前走去、只聽得梆鈴齊响、緊打三更、好行者捏着訣、念動真言、使箇隱身法、直至門邊、又見那門上拴鎖甚密、却就取出金箍棒、

望門一指使出那解鎖之法。那門就輕輕開了急搜步出
門站下應聲高叫道：賽太歲還我金聖娘娘來。連叫兩三
遍，驚動大小羣妖，急急看處，前門開了，卽忙掌燈等鎖，把
門見依然鎖上着幾個跑入裡邊去報道：大王有人在大
門外呼喚大王尊號，要金聖娘娘哩。那裡邊侍婢卽出宮
門悄悄的傳言道：莫吆喝大王才睡着哩。行者又在門前
高叫，那小妖又不敢去驚動如此者三四遍，俱不敢去通
報。那大聖在外嚷嚷鬧鬧的直弄到天曉，忍不住手輪着
鐵棒上前打門，慌得那大小羣妖頂門的頂門，報信的報
信，那妖王一覺方醒，只聞得亂攘攘的喧嘩，起身穿了衣

服卽出羅帳之外問道、讓甚麼、衆侍婢才跪下道、爺爺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罵了半夜、如今却又打門、妖王走出宮門、只見那幾箇傳報的小妖、慌張的磕頭道、外面有人叫罵、要金聖宮娘娘哩、若說半箇不字、他就說出無數的歪話、甚不中聽、見天曉大王不出、逼得打門也、那妖道且休開門、你去問他是那里來的、姓甚名誰、快來回報、小妖急出去、隔門問道、打門的是誰、行者道、我是朱紫國拜請來的外公、來取聖宮娘娘回國哩、那小妖聽得、卽以此言回報、那妖隨往後宮查、問來歷、原來那娘娘才起來、還未梳洗、早見侍婢來報、爺爺來了、那娘娘急整衣、散挽黑

雲出宮迎迓才坐下還未及開又聽得小妖來報那來的外公已將門打破矣那妖笑道娘娘你朝中有多大將帥娘娘道在朝有四十八衛人馬良將千員各邊上元帥總兵不計其數妖王道可有個姓外的麼娘娘道我在宮只知內裡輔助君王早晚教誨妃嬪外事無邊我怎記得名姓妖王道這來者稱爲外公我想着百家姓上更無箇姓外的娘娘賦性聰明出身高貴居皇宮之中必多覽書籍記得那本書上有此姓也娘娘道止千字文上有句外受傳訓想必就是此矣妖王喜道定是定是卽起身辭了娘娘到剥皮亭上結束整齊點出妖兵開了門直至外面手

持一柄宣花鉞斧，厲聲高叫道：那個是朱紫國來的外公？行者把金箍棒搭在右手，將左手指定道：賢甥，叫我怎的？那妖王見了，心中大怒道：你這廝！

相貌若猴子，嘴臉似猢猻，七分真是鬼，大膽敢欺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誑上欺君的潑怪，原來沒眼想。我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九天神將見了我，無一箇老字不敢稱。呼！你叫我聲外公，那里虧了你！妖王喝道：快早說出姓甚名誰，有些甚麼武藝，敢到我這里猖獗！行者道：你若不問姓名，猶可，若要我說出姓名，只怕你立身無地。你上來站穩，聽我道：